

欧盟与土耳其的关系紧张，但我们有共同基础可以发扬光大

2020年7月13日，欧洲政客

土耳其共和国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撰文。

作为欧盟成员国的候选国，土耳其与该集团有很多一致的战略利益和目标。我们的国境是欧洲和北约的外部边界，我们同样希望建设国家和社会的应变能力。

土耳其担负着将欧亚大陆西部与欧洲周边动荡不安的生态系统分开的重任。我们的外交和保障存在世代捍卫着欧洲。未来，欧洲也会在土耳其的贡献下变得安全和繁荣。

但这不是我们独自的任务。我们都有历史和道义上的责任，帮助稳定我们共同的邻邦，并使其向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

然而，某些欧盟成员国在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问题上的强硬言辞和极端主义立场，正在缩小有意义的合作范围。

这里有三个具体例子：

第一，利比亚局势。自军阀哈利法·哈夫塔尔及其部队在黎波里对该国合法的、联合国承认的政府发动进攻以来，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由于内部存在分歧，不同国家支持冲突中的不同方面，欧盟未能根据其核心价值观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这个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资助并得到埃及和俄罗斯支持的军阀破坏了持续和平与稳定的前景。在叛乱民兵和雇佣军继续得到大力加强的同时，欧盟的“地中海伊里尼行动”（该行动宣称的目标是对利比亚实施武器禁运）实际上是在制裁合法政府。

今年1月，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在《政客》杂志上写道，利比亚局势将成为欧盟的试金石，而欧盟目前还未能通过。面对在塔胡纳发现的令人震惊的乱葬坑，里面有据称被哈夫塔尔部队杀害的受害者尸体，欧洲必须站起来大声疾呼。与此同时，对利比亚石油资源的封锁正在剥夺利比亚人民的重要资源。

将利比亚留给军阀任由其摆布是且仍是一个严重错误。土耳其应利比亚合法政府的要求提供了技术和培训援助，这改变了当地的平衡，并增强了柏林会议等外交努力的可行性。如果没有我们的援助，黎波里就会落入反叛联盟之手，并会发生一场在欧洲都能广泛感受到溢出效应的重大人道主义灾难。

我们看到一个传统盟友和欧洲伙伴法国-支持哈夫塔尔-非但没有站在土耳其一边，反而对涉及其军舰和土耳其船只在东地中海发生的事件提出虚假指控。当这些指控没有被北约核实时，巴黎退出了一项重要的联盟行动。其他国家将判断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战略选择。

第二，关于叙利亚，我们在西北部城市伊德利卜的存在，防止了约350万人被隔离在一小片领土上并遭受叙利亚政权及其支持者暴力的人道主义灾难。我们的干预阻止了一场大屠杀和100万人向欧洲最南端边界进军。

在我们努力重振政治进程的同时，这仍然是摆脱这场十年危机的唯一可行办法，我们还注重创造条件，为叙利亚难民安全和自愿回返提供便利。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收容国，我们已花费400多亿美元来满足土耳其境内360万叙利亚难

民的需求。不能指望我们接受更多的难民。此外，我们还为 40.2 万名叙利亚难民提供了返回他们在土耳其军队从达伊什(伊斯兰国)和库尔德工人党/青年党恐怖分子手中夺回的领土上的家园的机会。

第三，塞浦路斯和东地中海。在 7 月 6 日于安卡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约瑟普·波雷尔指出，“东地中海是欧洲的关键区域。”这对我们来说也一样，我们拥有东地中海最长的海岸线。

希腊和希族塞人的极端主义和单方面主张侵犯了土耳其和土族塞人的主权权利。这些都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一再表示愿意通过对话找到公正、公平与和平的解决办法。土族塞人也是如此。不幸的是，得到的回应是对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敌视。这使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在东地中海进行钻探和勘探活动，以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和土族塞人的平等权利。

这三个例子只是通过不可持续的政策而对土耳其滥用和异化的最新表现。我们也对加入欧盟的进程以及 2016 年未遂政变的后果感到失望。

现在，冠状病毒流行病有潜在的负数倍增效应，它可能产生新的不稳定因素或加剧现有的不稳定性。我们绝不能陷入彼此对抗的漩涡中。欧洲需要建设性战略，优先考虑土耳其的双赢方案，而不是为了欧盟团结和少数国家的狭隘期望而采取被动措施。

以无可争辩的共同点为基础，在一个层面上，诸如欧洲未来会议和北约反思进程之类的举措是向前迈出的有益一步，使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以帮助我们适应不断变化的地缘战略观，同时作为不可或缺的伙伴互相尊重。

因此，让我们向前看，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框架并在我们的共同邻国利用土耳其-欧盟合作的真正变革力量。这才是正确的心态，特别是在后流行病时代的困境中。